

金华子杂编

[五代]刘崇远撰

[清]周广业校注

黄寿成校点

本书说明

《金华子杂编》二卷，五代刘崇远撰。南宋初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著录作《金华子》二卷，说是“录唐大中后事，一本题曰《刘氏杂编》”。南宋末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作《金华子新编》三卷，《宋史·艺文志》作《金华子杂编》三卷。明以后失传，清乾隆修《四库全书》时才从《永乐大典》中抄出，编成《金华子杂编》二卷。同时周广业还给作了注。卷首有刘崇远自序，说家本河南，唐末避乱渡江南徙，在南唐任文林郎、大理司直。

这书多记晚唐的事情。如记中尉杨复恭能改变翰林学士的除授，周宝以善打球得迁将军，可窥见晚唐的政治面貌。记杭州端午彩船于钱塘湖竞渡等，可窥知晚唐民间习俗。

这次校点用清嘉庆时顾修刻《读画斋丛书》有周注的本子作底本，商务印书馆印百卷原本《说郛》卷一一收有此书若干条，则用来对校。

本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黄寿成校点整理。

【目录】

自序 轶

卷上 轶

卷下 轶

跋 轶

校勘记 轶

自摇序

金华子者，河南刘生。少慕赤松子兄弟能释羈鞅于放牧间，读其书，想其人，恍若游于金华之境，因自号焉。生自童蒙岁便解爱人博学，暨乎鬓发焦秃，而无所成名。凡为文章，略知宗旨，最嗜吟咏，而所得亦不出流辈。年逾状室，方莅官于畿甸。继宰二邑，其换二十馀寒暑，唯知趑趄畏慎，不能磊落经济。罢秩归京，得留缀班。家贫窶，在阙三四年，甚窘困，稍暇犹缀吟不倦，纵情任兴，一联一句，亦时有合于清奇。顾于食玉燃桂，不无挠怀，才缓纤斯须，则啸傲自若。或遇盛友良会，闻人语话及兴亡理乱，犹耳聪意悦，未尝不周旋观察，冀或凑会警戒，庶几助于理道者，必慷慨反复，至于逾晷不息。时皇上忧勤大宝，宵衣旰食，致治之切，无愧前代。命有司张皇公道，抡择材隗，科第取士，郁然复古。时有以春闈策问举子对义见示者，睹强国富民之论，古今得失之理，则愧惕雀息，往往汗流，何者？以坐遇明盛时，而抱名称不闻于世，何疾复甚于斯矣！因念为童时，侍立长者左右，或于冬宵漏永，秋阶月莹，尊年省睡，率皆话旧时经由，多至深夜不寐。始则承平事实，爰及乱离，于故基迹，或叹或泣，凄咽仆隶。自念髻鬣之后，甚能记听，今虽稚齿变老，耄忘失忆，十可一二，犹存乎心耳。并成人游宦之后，其间耳目谙详，公私变易，知闻传载，可系铅槧者，渐恐年代浸远，知者已疏。更积新沉故，遗绝堪惜，宜编序者，即随而释之云尔。文林郎大理司直臣刘崇远撰。

金华子杂编卷上

南唐刘崇远撰摇海宁周广业校注

我唐烈祖高皇帝，睿哲神明，顺天膺运。相羿祸浹，有仍之庆始隆；哀莽毒饫，铜马之尊是显。尧储复正，文庙重新。漉沉海之断纶，却成万目；拨伏灰之余简，在序九流。宗周而一仁风，依汉而杂霸道。浇漓顿革，习尚无虚。遂使武必韬铃，不空弓马；文先政理，乃播风骚。由是勋伐子孙，知弓裘之可重；闾阎童稚，识诗书之有望。不有所废，其何以兴？是知杨氏饬弊于前，乃自弊也；烈祖聿兴于后，固天兴乎！始天■间，江表多故。洎及宁帖，人尚苟安。稽古之谈，几乎绝侣。横经之席，蔑尔无闻。及高皇初收金陵，首兴遗教，悬金为购坟典，职吏而写史籍。闻有藏书者，虽寒贱必优辞以假之。或有贽献者，虽浅近必丰厚以答之。时有以学王右军书一轴来献，因偿十馀万，缗帛副焉。由是六经臻备，诸史条集，古书名画辐凑絳帷。俊杰通儒，不远千里而家至户到，咸慕置书，经籍道开，文武并驾。暨昇元受命，王业赫然，称明文武，莫我歧及，岂不以经营之大基有素乎！

王师范镇青州，以其祖父版籍旧地，凡本县令新到，必备仪注，躬往投刺。县令畏惧出迎，不许之。师范令二三客将，挟县令坐于厅上。命执事通曰：“百姓节度使王某。”参拜于庭中而出。县令惶惑，步随至府谢罪，加逊而遣之。从事多谏其非宜，请不行。师范曰：“以某之见则不然，将所以荷国恩而敬念先世，示子孙不忘于本故尔！”师范器宇英俊，短于宽恕，杀戮过差，人知其必败。或曰：“能用礼以正身，仗大顺而举事，反结仇

衅 祸不旋踵 其故何哉？”金华子曰：“昔刘越石非不欲立殊勋于世，而十万之众，曾不假息。诚统之非才，然亦时运不可干也。时梁氏方炽，谓九鼎在己之掌握。天王穷迫，痛宰辅诛戮于道路。师范适当依附于勤王，诚宜鼓扇恩信，完结民力，宽而有众，才可合顺。而专任威刑，轻视民命，以一州之地，敌干鼎案“干鼎”疑“千万”之讹。之豪。纵杀戮之心，救崩溃之势。抱薪扑燎，其可得乎？案师范，青州人。父敬武，平卢节度使。敬武卒，师范自称留后，杀棣州刺史张蟾，据其城。后降朱全忠，全忠杀之。

陆翱字楚臣，进士擢第。诗不甚高，而才调宛丽，有子弟之标格。未成名时，甚贫素，其《闲居即事》云：“衰柳欹间苑，白门啼暮鸦。茅厨烟不动，书牖日空斜。老忆东山石，贫看南阮家。沈忧损神虑，萱草自开花。”《宴赵氏北楼》云：“殷勤赵公子，良夜竟相留。明月生东海，仙娥在北楼。酒阑珠露滴，歌迥石城秋。本为愁人设，愁人到晓愁。”题品物类亦绮美。鸚鵡、早莺、柳絮、燕子，当时甚播于人口。及第累年，无闻入召，一游东诸侯，获辍仅百万而已。竟无所成，卒于江南。长子希声，好学多艺，勤于读史，非寝食未尝释卷。中朝诸侯子弟好读史者，无及希声。昭宗朝登庸，辞疾不就，出游江外，获全危难。

段郎中成式，博学精敏，文章冠于一时。著书甚众，《酉阳杂俎》最传于世。牧庐陵日，常游山寺，读一碑文，不识其间两字。谓宾客曰：“此碑无用于世矣，成式读之不过，案杜少陵诗有云：“读书难字过。”与此“过”字义正同。更何用乎？”客有以此两字遍咨字学之众，实无有识者，方验郎中之奥古绝伦焉。连牧江南，九江名山匡庐，缙云烂柯，庐陵麻姑，皆有吟咏。前进士许棠寄诗云：棠事详后。“十三年领郡，郡郡管仙山。”为庐陵顽民妄诉，逾年方明其清白，乃退隐于岷山。时温博士庭筠方谪尉随县，廉帅徐太师商留为从事，与成式甚相善，以其古学相遇，常送墨一铤与飞卿，案飞卿，庭筠字。往复致谢，递搜故事者九函，在

禁集中。为其子安节娶飞卿女。安节仕至吏部郎中、沂王傅，善音律，著《乐府》行于世。今名《乐府杂录》。

崔涓在杭州，其俗端午习竞渡于钱塘湖。案即四湖也。每先数日即于湖汊排列舟舸，结络彩舰，东西延袤，皆高数丈，为湖亭之轩饰。忽于其夕，北风暴作，彩船汹涌，势莫可制。既明，皆逐风飘泊湖之南岸，执事者相顾莫之为计。须臾涓与官吏到湖亭，见其陈设，皆遥指于层波之外。大将愧惧，以彩舰联从，非人力堪制，无计取回。涓微笑曰：“竞渡船共有多少？令每一彩舫，系以三五只船，齐力一时鼓棹，倏忽而至，殊不为难。”观者叹骇，服其权智。涓之机捷率多如此。

崔涓，大夫屿之子，小宗伯澹之兄。涓性俊逸，健于记识。初典杭州，上事数日，唤都押衙，谓曰：“乍到郡中，未能忆诸走吏姓名，卒要呼唤，皆滞人颐指。居常当直将卒，都有几人？”对曰：“在衙当直，都有三百人。”乃各令以纸一幅，大书姓名，贴在胸襟前，逐人点过，自此一阅，逮及三老，未尝误唤一人者。案《新书》作以纸各书姓名，傅襟上，过前一阅，后数百人呼指无误。

《柳氏旧闻》，今存名《欵柳氏旧闻》。唐宰相李德裕所著也。德裕字文饶，元和宰相吉甫字宏宪之子。德裕以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，窜黔中，时高力士亦徙巫州，因相与周旋，力士以芳尝司史，为芳言先时禁中事，皆所不能知，而芳亦以质疑者默识之，次其事，号曰《问高力士》。德裕自序，《欵柳氏旧闻》云：太和八年，上问宰臣王涯等以故内臣力士事迹，涯奏上元中云云。《问高力士》盖柳氏书名也。案《新唐书》柳芳字仲敷，由永宁尉直史馆。肃宗时，续成吴兢所次国史百三十篇，叙天宝后事，弃取不伦，史官病之。上元中，徙黔中，时高力士亦贬巫州，因从力士质开元、天宝及禁中事，其识本末。时国史已送官，不可追改，乃仿编年法为唐历四十篇，颇有异同。上令采访，故史氏取其书。今按其书已失不获。案德裕自序云：涯等奉诏召芳孙璟询事，璟对某祖考前从力士问□缕未竟，后著唐历，取义类相

近者传之,余或秘不敢宣,或奇怪非编录所宜及者,不以传。今按求其书,亡失不获。德裕之父,与芳子吏部郎中冕,案柳宗元《先友记》:柳登、柳冕自其父芳,与冕并居集贤书府。冕字敬叔,德宗时吏部郎中。贞元初俱为尚书郎。后谪官俱东出,道相与语,遂及高力士之说,乃编此为《欽柳氏旧闻》,案德裕自序云:凡一十七章。以备史官之说也。案《新书·艺文志》:李德裕《欽柳氏旧闻》一卷。后郑处晦以旧闻未详,更撰《明皇杂录》,为时盛传。处晦字廷美。

宣宗以后,近代宰相,堂判俊贍,无及路公岩者。岩字鲁瞻,懿宗咸通时入相。杜尚书悒,公之弟,咸通中泗州刺史,事详《新唐书》。牧泗州,为庞勋所围^①,以孤城保全于巨贼之中。高锡望牧滁州,婴城固守而死。岩判崔雍状,详后。引二子以证其事云:“锡望守城而死,已有追荣,杜悒孤城获全,寻加殊奖。”

杜公,暮年耽于燕会。案《钜珠集》作“游宴”。字永裕,太保佑之孙,懿宗朝太傅,封国公。其再镇淮南也,狱囚数千百人,而荒酒宴适,不能理事,罢兼太子太傅。淮海之政,有“狱市”之誉,闻于上听,《钜珠集》作“宣宗闻之”。因除崔魏公铉替。上赋长韵诗送铉,其落句云:“今遣股肱亲养治,一方狱市获来苏。”淮南左都押衙傅希才案《钜珠集》此下有“无才学”三字,钱塘龚承麟本传,希下无“才”字。闻御制,因习来苏队舞以迎候,公悦之。《钜珠集》作“以迎崔公,公颇衔之。”案傅教舞以媚崔,则公不应悦,《钜珠集》作“衔”是也,否则“”当作“崔”。公自广陵致仕东洛,扬州军将因入奏经洛中,以故吏参焉。公问曰:“来苏健否?”军将不敢对。公曰:“傅希才也。”对曰:“健。”龚本《钜珠集》作“来苏健否?”谓傅希也,亦无“才”字,则此二“才”字皆衍文。

故事,南曹郎既闻除目,如偶然忽变改授他人,纵未领命,亦不复还省矣。南海端揆为主客员外时,谓刘崇龟,详后注。有除翰林学士之命。既还省,吏忽报除目下,员外徐彦若除翰林学士。端揆以己未承旨,乃驾而将复治故厅。至省,省门子前曰:

“员外已受报出省，不可更入南曹。”例举不敢避，遂退。彦若，公相之子，能驰誉清显，中尉杨复恭善之，故能变致中授耳。《新书》：彦若为太子太保商之子，僖宗时御史大夫，官至太保、齐国公。

令狐公□，文公之子也。文公名楚，封彭阳郡公。□字子直，龚彭阳男，宣宗朝，由翰林承旨累官检校司徒平章事，封凉国公。自翰林入相，最承恩渥。先是上亲握庶政之后，即诏诸郡刺史，秩满不得赴别郡，须归阙朝对后，方许之任。□以随房邻州，许其便即之任。上览谢表，因问□曰：“此人缘何得便之任？”对曰：“缘地近授守，庶其便于迎送。”上曰：“朕以比来二千石多因循官业，莫念治民，故令其到京，亲问所施設，理道优劣，国家将在明行升黜以苏我赤子耳。德音即行，岂又逾越？宰相可谓有权。”□尝以过承恩顾，故擅移授。及闻上言，时方严凝，而流汗浹洽，重裘皆透。

令狐补阙澹与中书舍人澄，案《新唐书·令狐□传》□三子，□、□、□。澹，终中书舍人。又《艺文志》：令狐澄《贞陵遗事》一卷，注：□子也，乾符中书舍人。盖澹一名澄。皆有才藻，令狐之文彩，世有称焉。自楚及澄，三代皆擅美于紫薇。

崔涓弟澹，容止清秀，擢登第，累登朝列，崔魏公辟为从事。清瘦明白，犹若鹭鸶，古之所谓玉而冠者不妄也。《宣和书谱》：澹，屿之子，官至吏部侍郎，有才名，举止秀峙，时谓玉而冠者。先是中朝流品相率为朋甲，以名德清重之最者为其首。咸通之际，推李公都为大龙甲头，《新唐书》无“头”字。沙汰名士，以经纬其伍。涓、澹亲昆仲也。《新书》：涓，少师琪之子；澹，河中节度使■之子。则涓、澹从兄弟也。澹即预于品目，以涓之俊逸，目为曩率，不许齿焉。多方敬接，冀时昵附，而甲中之士，恭默莫肯应对，避之如蝥螋焉。

崔起居雍，甲族之子，雍字顺中，礼部尚书戎之子。少高令闻，举进士，擢第之后，藹然清名喧于时，与郑顥同为流品所重。顥，

太傅□之子,宣宗时尚万寿公主,恩宠无比,终礼部尚书、河南尹。举子公车得游历其门馆者,则登第必然矣。时人相语为崔、郑世界,虽古之龙门,莫之加也。

故池州李常侍宽,桂林大父,即常侍之兄。同营别墅于金陵,甲第之盛,冠于邑下,人皆号为“土墙李家宅”。

宣宗尝亲试神童李穀于便殿。穀年数岁,聪慧详敏,对问机悟,上甚悦之。因赐解褐官绢二匹、香一合子,以彰异渥,上之俭德皆此类也。

宣宗临御逾于一纪,而忧勤之道,始终一致。但天下虽宁,水旱间有,大中之间,越、洪、潭、青、广等道数梗,以上之恭俭明德,始无异心。方隅诸将,虽失统驭,而恩诏慰抚,不日安辑,舆论谓上为小太宗。

王尚书式,仆射起之子,起字举之,式其次子。朝廷儒宗,最见重于武宗。常自誉于上曰:“读书则五行皆下,为文则七步成章。”而式颇有武干,善用兵,累总戎,平裘甫《斲书》作仇甫。等。温璋失利于徐州,朝廷以彭门频年逐帅,乃自河阳移式,领河阳全军赴任焉。驻军境外,优游缓进。徐州将士王智兴矫矫难制,其银刀教都子父军相承,每日三百人守衙,皆露刃立于两廊夹幕之下,稍不如意,相顾笑议于饮食之间,一夫号呼,众卒率和。节使多儒,素懦弱,闻乱则后门逃遁而获免焉,如是殆有年矣。暨闻式到近境,先遣衙队三百人远接。式埽衣坐胡床,受参既毕,乃问其逐帅之罪,命皆斩于帐前,不留一人。案《斲书》,事在咸通三年。

崔魏公镇淮海九载,法令一设,无复更改。出入严整,未尝轻易仪注,常列引马军将,少亦不下二百蹄。民康物阜,军府晏然。天■末,故老犹存,喜论其馀爱,或戏之为九年老。

崔雍为起居郎,出守和州,遇庞勋悖乱,贼兵攻和,雍弃城奔浙右,为路岩所构,竟坐此见害。《斲书》,勋以兵劫乌江,雍不能

抗 遣人劳以牛酒 密表其状。民不知 诉诸朝 宰相路岩素不平 因傅其罪 赐死宣州。雍与兄朗、序、福昆仲八人 皆升籍进士 列甲乙科 尝号为“点头崔家”。始雍之擢第也 其伯父昆仲率贺 会饮中堂。既醉而寝 忽梦游历于公署间。有绿衣者命坐于厅事中 设酒饌甚备。既而醉饱 不敢承命 其人坚请不已。雍乃请曰：“愿以此肉召从人尽之^②。”绿衣曰：“不可 须先辈自尽。”既寤甚恶之。及和州失律 投于连师 裴公瓌奏之 销糜于思过院。雍忧恚且闷 乃召狱直军将话其事。不日敕至 果如梦焉。

初周侍中宝之在军 困于刍粟之备。有仆忘其姓名 恒力负至 不令有乏。如是绵历星纪 未尝辞倦。及其达也 举之隶诸卫 使主厩庾 以谨厚尤见委任。既卒数年矣 或一夕梦来报马料尽 公甲午生 甚恶之 遂病疴而薨。

李景让字后己。尚书 少孤贫 尊夫人某氏^③ 性严重明断 孙愨《唐纪》：母郑早寡 治家严 诸子皆自教之。近代贵族母氏之贤 无及之也。孀居东洛 诸子尚幼 家本清素^④ 日用尤乏。尝值霖雨且久 其宅院内古墙夜坍塌 童仆修筑次 忽见一糟船 实以散钱 婢仆等当困乏之际 喜其有获 相率奔告于堂上。太夫人闻之 诫童仆曰：“切未得辄取 候吾来视之而后发。”既到 命取酒酌之曰：“吾闻不勤而获禄 犹为身灾 士君子所慎者 非义之得也 吾何堪焉？若天实以先君馀庆 悯及未亡人 当令此诸孤学问成立 他日为俸钱贳吾门 此未敢觐。”乃令亟掩如故^⑤。其后诸子景让、景温字德己。景庄皆进士擢第 并有重名 位至方岳。景让最刚正 奏弹无所避。为御史大夫 宰相宅有看街楼子 皆幛之 《说郭》作皆封泥之。惧其纠劾也。以上见《说郭》从《说郭》校。案《紺珠集》作“看街楼阁皆泥之 畏其□弹也。其摘目亦曰‘泥楼’”。然终以强毅为时所忌。旧俗除亚相者 百日内若别有人登庸 《紺珠集》作“大拜”。谓之“辱台”。《新书》作“世谓除大夫百日 有他官相者谓之‘辱台’”。而景让未十旬 蒋公伸入相 景

让除西川节度，赴任不逾年，乃请老归于洛下，终身不复再起。太夫人孀居之岁，才未中年，贞干严肃，姻族敬惮，训厉诸子，言动以礼，虽及宦达之后，稍怠于辞旨，则栴楚无舍。先是景让除浙西节度使，《新书》作“观察使”。已而忽问曰：“取何日进发？”偶然忘思虑，便云拟取某日。太夫人曰：“若此日，吾或有事，去未得如何！”景让惶惧，方悟失对。太夫人曰：“官职贵达，不用老母得也。”命童仆折去巾绶，挞于堂下。景让时已斑白，而高堂严厉，常若履冰，缙绅之流，健羨莫及。其后在浙西日，左都押衙因应对乖礼，怒挞而毙之。既而三军汹淘，将致翻城，太夫人乃候其受衙之际，出坐厅中，叱景让立于阶下曰：“天子以方岳命汝镇抚，安得轻弄刑政！苟致一方非宁，《新书》作“一夫不宁”，误。不唯上负圣君，而令垂暮老母，衔羞而死，且使老妇何面目见汝先大夫于地下？”言切语正，左右感咽。乃命坐于庭中，将挞其背，宾僚将校毕至，拜泣乞之。移时不许，大将以下呜咽感谢之，于是军伍帖然，无复异议矣。景议累举不捷，太夫人闻其点额，即笞其兄，中表皆劝。如是累岁，连受庭责，终不荐托。亲知切请之，则曰：“朝廷知是李景让弟，非是冒取一名者，自合放及第耳。”既而宰相果谓春官：“今年李景庄须放及第，可悯那老儿一年遭一顿杖。”是岁景庄登第矣。案《唐语林》景庄老于场屋，每被黜，母辄挞景让。然景让终不肯属主司，曰：“朝廷取士，自有公道，岂敢效人求关节乎？”久之，宰相谓主司曰：“李景庄今岁不可不收，可怜彼兄，每岁受挞。”由是始及第。

李赵公绅再镇广陵，绅字公垂，武宗朝相，封赵国公。其再节度淮南，在武宗四年。宁□《紺珠集》作“郑□”。犹幕江淮。□，永贞二年相公权德舆门生，洎武宗朝，逾四十载，赵国虽事威严，而亦以□宿老敬之，□列筵以迎府公，公不拒焉。既而出家乐侑之，伶人赵万金前献口号以讥之曰：《紺珠集》作“舞者年老伶人孙子多，献口号曰”。“相公经文复经武，常侍好今兼好古。经武“经”

字元作“继”，“兼”元作“又”，今从《紺珠集》。昔日曾闻阿婆舞，《紺珠集》作“昔人曾闻阿武婆”。如今亲见阿婆舞。”赵公榘然久之。

杜审权以庙堂出镇浙西，审权字殷衡，懿宗朝以门下侍郎出为镇海军节度。清重恭宽，虽左右僮仆，希见其语。在翰苑最久，常侍从亲密，性习慎厚故也。在任三载，自上任坐于东厅，泊于罢去，未尝他处。虽重臣经历，亦不逾中门，雍容之度，丹青莫及。时■公先达，人谓之老杜相公。审权，人谓之小杜相公也。《新书》作“小杜公”。

王尚书式初为京兆少尹，案《新书》但言：以殿中侍御史出为江陵少尹，不言京兆。好纵情酣饮，京师号为“王邓子”。性复放率，不拘小节。长安坊巷中有拦街铺，设中夜乐神，迟明未已。式因过之，驻马寓目。舞者喜贺主人，持杯跪于马前曰：“主人多福，感得达官来顾，味稍美，敢拜寿觞。”式笑取而饮，愧领而去。行百馀步，乃回辔复谓之曰：“向者酒甚不恶，可更一杯。”复据鞍引满巨钟而去，其放率多如此。

高燕公骈，案骈字千里。云南之功，闻于四海。晚节妖乱，嗤笑婢子之口。呜呼！怒邻不义，幸灾不仁，亡不旋踵，己则甚之，虽自取也，然若有天道，岂不足以垂戒乎？

周侍中宝与高中令骈，起家神策打球军将，《新书》宝字上□，会昌时与高骈皆隶右神策军，以善击球俱备军将。而击拂之妙，天下知名。李相国公领盐铁在江南，驻泊润州万花楼观春。时酒乐方作，乃使人传语曰：“在京国久闻相公盛名，如何得一见？”宝乃辄辍乐命马，不换公服，驰骤于彩场中。都凭城楼下瞰，见其怀挟星弹，挥击应手，称叹者久之，曰：“若今日之所睹，即从来之闻，犹未尽此之善也。”

周侍中宝初在军中，性强毅，阉宦之门莫肯折节，逮将中年犹处下位。或自愤悱，独以领球子供奉者前后凡三十六度，遂挂圣意，迁金吾第二番将军。寻迁对御仗第一筹，丧其一目。《新

书》武宗时擢金吾将军，以球丧一目。授泾原节度，移镇浙东，与燕公对境。高骈在军中时，以兄呼宝，及□元戎，意遂轻少。兼以对境微衅，憎爱日寻，渐积为仇仇矣。

韩藩端公，大中二年封仆射敖门生也，与崔瑄大夫同年而相善。瑄廉问宛陵，请藩为副使。时幕府诸从事率多后进子弟，以藩年齿高暮，凡游从观会，莫肯从狎，藩不平之。一日，诸郎府移厨看花，而藩为之幕长，方盛服厅中，俟其来报。移时莫之召，藩乃入谒。瑄见藩至，甚讶其不赴会，藩便言不知，瑄乃与藩携手往焉。既至彼，瑄则让其失礼于首厅，宾从初端揖竦听，俄而判官孔振裘攘袂厉声曰：“韩三十五老大汉，向同年觅得一副使，而更学斗唇合舌。”瑄掀髯而起，饌席遂散。

李瞻、王祝继牧常州，皆以名重朝廷，于本郡道不修志郡礼。初李给事多不顺从廉使，犹刚正于可否。其王给事则强愎为己任，周侍中宝皆隐忍之。瞻罢秩退隐茅山，则免黄巢之难。祝刚讦北土，遂罹王珙之害^⑥。《新书》王珙，重荣子。王祝故常州刺史，避乱江湖，帝闻其刚鲠，以结事中召，道出陕，珙厚礼之，祝不为意，乃遣吏就道杀之^⑦。金华子曰：“祸福无门，惟人所召，诚不谬乎！”

生附子之毒能杀人，人固知之矣。而医工或劝人服者，惟生黑豆和合，可以纾患。句曲茅山出乌头，道流水煮为丸，餉遗知闻，愚频见服者逾月而后毒作，则痰吐昏迷，亟疗方止。愚外表老丈中与韩端公是舅甥者云：“目见藩自宣州罢职，退居于钟山爱敬寺。忽有道流，劝服补益药，以生附子数两，以硫黄为丸，藩服之数月，乃方似觉有力。常日数服，忽一日鼻出鲜血，顷之，耳目口鼻百毛穴中一齐流血，莫可制之。藩身貌□伟，既疲委顿，簟席流液，须臾侍疾骨肉藹穉皆如绯染，自辰及已午，唯皮骨存焉。洗泽莫及，但以血肉举骨就木而已。金华子曰：“吁！不知附子之毒，遽若此之甚也！岂韩公运数会于此也？《礼》曰：医不三世，不服其药。以斯而言，可以明君子进药之审也。夫肉面

养身之恒物也，冷暖苟差，犹能灾人，而况金石灵草乎？蕴粹精之神明，倘非九转之制，孰可轻脱驾驭乎？处天地间，飞动微物，尽能顾惜身命，况于达明之士也！何乃苟利纵欲，劫掠为功，由彼兵火，自贻不戢之祸，冀无自焚也，不亦远乎！”

王昭辅尝话故钟陵平江西时，见一王处士善筮，自云授《易》于至人，纤巨如见。钟陵幕中有杨推官，常因休暇，会同人小饮。时宾客未齐间，且于小厅奕棋握槊以侑俱至。俄而主人忽南面瞪目，神色沮丧，遽归堂前，使人传语宾客，托以不安，且罢此会。于是宾客皆散，昭辅方举进士，亦在坐中，使人独命入。谓曰：“闻秀才与王处士有宗盟分，今欲奉浼，持一金往请卜一卦可乎？”王遂函金往过之。既布卦曰：“卦甚异，可速报之，冤家亟来索，七日当至，宜决行计。”问：“宜禱禳乎？”曰：“至冤得请于天，詎可改乎？”昭辅复命，时杨方危坐以俟其返，既闻所筮，乃曰：“斯人信名卜矣。”问昭辅曰：“向来觉辞色改常否？”曰：“众皆睹之。”杨乃自述十五年前，高燕公在淮南日，任江扬宰，有弟收拾一风声妇人为歌姬在舍。案裴廷裕《东观奏记》：驸马刘昇上安平公主，主左右皆宫人。一日，以异姬人从入宫，上问：“为谁？”主曰：“刘郎声音人。”自注云：俗呼如此。然则风声妇人亦声音人之类也。一旦方治晨妆，为诸女姊骄族来恼，其嫂甚怒，逼逐之，出于中门。其旦某入府，遇放衙归早，忽见不衣裙独在中门外，疑忌其素非廉人，时弟又不在，大怒之，责其点污家风，遽索杖背笞之二十。家人急以药物躡灌之，沈闷不苏，经中夕而死，尔后绝无影响。适来忽见蹀履，自南廊纵步而前，刻期曰：“我上诉于天，已得伸雪，七日内当来取尔命矣。”此固无可奈何，然验王生之卜，于前事不诬，果七日而卒。

杜紫微牧，位终中书舍人，牧字牧之，为湖州刺史，逾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诰，迁中书舍人。自作墓志云：生平好读书，为人亦不出人。曹公曰：“吾读兵书战策，孙武深矣。因注其书十三篇，可

为上穷天时,下极人事,无以加也,后当有知之者矣。典吴兴日,梦人告之曰:“尔位当至郎中。”复问其次,曰:“礼部。”再问,曰:“中书舍人,终于典郡耳。”又夜寝不寐,有人即告曰:“尔改名毕。”又梦书片纸,皎皎白驹,在彼空谷。傍有人曰:“非空也,过隙也。”《新书》:俄而炊甑裂,牧曰:“不祥也。”乃自为墓志,案志文详见《樊川文集》。逾月而卒。《紺珠集》作“未几卒”。临终留诗,诲其二子曹师、原注晦辞。拈拈原注德祥。等云:“万物有好丑,各以姿状论。唯人则不尔,不学与学论。学非采其花,要自抉其根。孝友与诚实,而不妄尔言。根本既深实,柯叶自滋繁。念尔无忽此,期以庆吾门。”晦辞,终淮南节度判官;德祥,昭宗朝为礼部侍郎,知贡举,甚有声望。

杜晦辞,牧之子^⑧,自南曹郎为赵公隐从事于朱方。元作“西方”,今从《说郛》校。王郢之叛,赵相国以抚御失宜致仕^⑨,晦辞罢职。时北门李相国在淮南,辟为判官,晦辞以恩门休戚,辞不受命,退隐于阳羨别业,时论多之。永宁刘相国镇淮南,又辟为节度判官,方始应召。狂于美色^⑩,有父遗风。赴淮南之召,路经常州,李瞻给事方为郡守,晦辞于祖席忽顾营妓朱娘言别,掩袂大哭。瞻曰:“此风声妇人^⑪,员外如要,但言之,何用形迹?”乃以步辇元作“军”。随而遗之,晦辞自饮筵散,不及换衣,便步归舟中,以告其内,内子性仁和,闻之无难色,遂履元作“辇”。而迎之,其喜于适愿也如是。

金华子杂编卷下

南唐刘崇远撰摇海宁周广业校注

琅邪王氏与太原同出于周。琅邪之族世尝有锥头之名；今太原王氏子弟多事争炫，称是己族，其实非也。太原贵盛之中，自有□楼之号。案李肇《国史补》：滎阳郑、冈头卢、泽底李、士门崔，四姓皆为鼎甲。太原王氏，四姓得之为美，故呼为□楼王家。喻银质而金饰也。而崔氏博陵与清河，亦上下其望族。博陵三房，大房、第二房虽长，今其子孙即皆拜三房子弟为伯叔者，盖第三房婚嫁多达官也。姑臧李氏亦然，其第三房皆倨受大房二房之礼。清河崔氏亦小房最专清美之称。薛居正《五代史·李专美传》云：姑臧大房与清河小房崔氏、北祖第二房卢氏、昭国郑氏为四望族。崔程即清河小房，崔暹之后，为清河大房，宣宗相龟从是也。寅之后，为清河小房，宪宗相群是也。皆出清河太守之后。世居楚州宝应县，号“八宝崔家”。宝应本安宜县，崔氏曾取八宝以献，敕改名焉。程之姊，北门李相国蔚字茂休。之夫人，蔚乃姑臧小房也，判盐铁，程为扬州院官，举吴尧卿，巧于图利一时之便，蔚以为得人，竟乱筭榷之政。程累牧数郡，皆无政声，小杜相公闻程诸女有德，致书为其子让能取焉。初辞之，私谓人曰：“崔氏之门，著一杜郎，其何堪矣！”而相国坚请不已，程不能免，乃于宝应诸院间取一弟侄，以应命而适之。其后让能显达，封国夫人，而程之女竟无闻焉。案吴兢《贞观政要》：太宗以山东崔、卢、李、郑四姓，恃其旧地，称为士大夫，每嫁女他族，必广索聘财，以多为贵，甚损风俗，有紊礼经，乃诏高士廉等撰《氏族志》。士廉等初定崔干为第一等，太宗降为第三等，